



汤因比眼中的巴米扬峡谷。书中，他只用了句话来描述此处：我根本不需要写有关巴米扬的游览指南……

(此为《亚洲高原之旅》插图)

1960年，穿行于兴都库什山的汤因比

■ 任大刚

汤因比(1889—1975)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大英帝国从国力巅峰到美国跟班的衰落过程。这种国家际遇，启发着他跳出欧洲中心论理路，建立了一种从文明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的自觉。

文明史观的出现，使人们观察和思考历史与现状的方法焕然一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根据，即来源于此，它已经成为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工具之一。谁能说历史研究的只是翻检故纸堆呢？一位青年学者说，当历史学家成为历史，他眼中的历史也许也会走到未来的前面。信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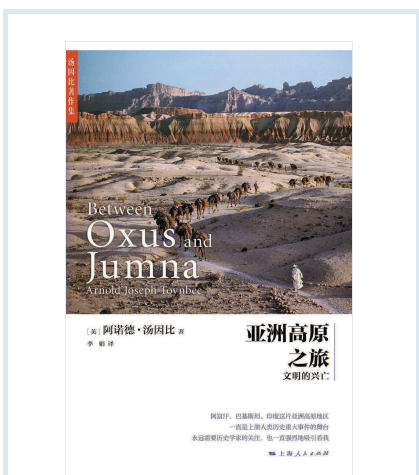
汤因比将人类文明史拉长到5000年，这样，古老世界的起源就在伊拉克。向东，文明扩展进入波斯、阿富汗、印度次大陆、中亚、东亚；向西，延伸进埃及、安纳托利亚、爱琴海、西北非、欧洲和俄罗斯。

具体到某一种文明，汤因比认为，可以将它们划分为两种，一类是“绝地”，位于已知世界的边缘，只能不断接受世界中心的影响，却不能继续传播下去；一类则是“通衢”，是道路，是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又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的地区。

典型的绝地，是处于已知世界东北角的日本，最南端的爪哇，以及最西北角的摩洛哥、不列颠群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典型的通衢，则是伊拉克的两翼；叙利亚是伊拉克西部的枢纽，而伊朗东北部(今阿富汗)则是东部枢纽。

汤因比坚信，叙利亚和阿富汗，曾经因为地理大发现和新式交通工具出现而被边缘化，但技术进步不会停止，随着机械化轨道、道路、车辆和飞机的出现和普及，这两个地方将让西欧失去暂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叙利亚和阿富汗将再度繁盛。

怀抱这种坚定的历史信念，1960年五六月间，年过七旬的汤因比，以一



《亚洲高原之旅：文明的兴亡》 [英] 阿诺德·汤因比著 李胡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版

种朝圣的心情，一行七人，包括两位英国人、一位阿富汗人、四位巴基斯坦人，开着两辆路虎，以顺时针方向，沿着兴都库什山脉的边缘、山地、峡谷，环游阿富汗，加上在此前和此后在伊朗和印度的旅行，最终写成一本著作《Between Oxus and Jurna》(中文直译《在阿姆河和亚穆纳河之间》)，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不知道我们近邻的这两条亚洲河流在哪里，索性，中文版的书名叫作《亚洲高原之旅》。

人的知识结构是如此势利。书中出现的许许多多近邻地名，除了极少数之外，更不熟悉。读这样的书，只能一手拿书，一边查地图。写这篇文章，我也只好尽量避免出现地名，以免引起阅读障碍。

从文明史的角度，阿富汗及横亘在它身上的兴都库什山脉有着灿烂的历史

文化。公元1世纪，那时候还叫作贵霜帝国的阿富汗，从两个方向上接受了来自希腊的艺术。公元7世纪，阿拉伯穆斯林也如同希腊前辈一样，穿越兴都库什山中部，入侵印度次大陆。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也是经由阿富汗，进入中亚地区和中国新疆，传播到中国西北，再从那里传遍全中国以及朝鲜、日本和越南。汤因比评价道，这是作为交叉路口的阿富汗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在人类历史破晓时，这里就已经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要道。

除了首都喀布尔，汤因比在西部城市赫拉特呆的时间最长。赫拉特的历史没有任何断裂。汤因比笔下的赫拉特“仍然活生生地证明着伊斯兰世界命运翻转之前的繁荣。尽管坎大哈也是个古老的城市，像赫拉特一样依旧活跃，但赫拉特有另一种坎大哈还未获得的醇香气质。”

进入赫拉特城是一种视觉享受。汤因比问道：“你曾经走过一条像箭一样笔直、长10英里的道路吗？”他自问自答：“一条好似没有尽头的路，不过最后还是接上了哈里河南岸。这条道路很明显是要带我们径直穿越河面到对岸，然后直接去旅馆。幸运的是河水冲毁了桥梁，挫败了道路的企图。向左绕行的道路将带我们沿哈里河南岸，前往下游的另一座没有损坏的桥梁。这次绕行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哈里河，那是一条高贵的河流，它和这条道路让我们这些从南而来的访客，初步领略了一座历史名城的风采。”

“那是一条高贵的河流”，这个评判是给母亲河的。汤因比并不把自己当“外人”看。

汤因比也提到了赫拉特的历史名人和著名建筑，但他认为，赫拉特让人沉醉的不是高耸的尖塔、城堡和大清真寺壮丽的侧影，而是围绕着村庄的村庄和围绕村庄的树木。如果走到河岸边，就

会发现河面极其壮阔，可是从远处看，它又隐藏于小树林和果园之中。但是，在峡谷那一面，才能看见那条公路径直进入一片开阔草坡，这条10英里的道路显得无比高雅，就像西沉的太阳向东抛出一条长长的阴影，指向波斯呼罗珊。

历史学家的视角和思考深度，跟普通游客很不一样。面对阿富汗的历史文化名城巴尔赫，汤因比看到的是，自从大约5000年以前到今天，即文明降临以来的85%的时间里，巴尔赫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

五月份正是阿富汗的雨季，从赫拉特到玛玛纳(位于喀布尔西北方向，靠近土库曼斯坦)的旅程，让汤因比坚信，一辆路虎加上一个普什图司机，可以天涯海角随心所欲。不过，开路虎的普什图司机也遇到束手无策的难题，幸亏有阿富汗官员全力以赴的帮助，在旅途中，为他们修了五座斜坡和一座桥梁，在三片浅滩上配备了人手。这让汤因比一行很激动，让他们倍感温暖。

阿富汗的雨季，在一路的旅途上，带来泥泞、洪水，以及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森林，在离开开都士后的一个河口地带，在高处看，一片酷似荒凉荒漠的绿色平原缓缓起伏，向四面八方绵延，一望无际，天高地阔，数不尽的帐篷、牧群和人群点缀其间，数量之大，为此次阿富汗旅程中前所未有。人畜尽情享受肥美牧草，并不担心即将到来的炎炎夏日。

汤因比所预言的“再度繁盛”，似乎已跃出地平线。

在阿富汗与前苏联(今塔吉克斯坦)的边境河流阿姆河边的克孜勒堡，汤因比看到，阿富汗修建的新港口，可能会给这个国家的交通系统带来一场革命。比如从捷克斯洛伐克发往阿富汗的货物，可以走铁路直达苏联铁尔梅兹的阿姆河口，再经船运抵达克孜勒堡，最后经公路发往阿富汗内陆。苏联工程

师正在为阿富汗政府开发一条穿越兴都库什山的隧道，这条隧道一通，从克孜勒堡到喀布尔的南北向公路，就要比从喀布尔到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东西向公路好走。

不过汤因比同时认为，巴基斯坦和西方世界也有权与苏联争夺阿富汗，因此他们努力让通过巴基斯坦卡拉奇到白沙瓦再到喀布尔的贸易路线比目前更具吸引力。汤因比认为，无论对于阿富汗还是我们，这场竞争都不是坏事。

汤因比穿越兴都库什山中部山地，赶往喀布尔。在书中，他是如何描述巴米扬大佛的呢？然而很遗憾，只有一句：我根本不需要写有关巴米扬的游览指南，因为有大量的照片、规划图和描述。

这并不是汤因比忽视巴米扬的佛教文化，事实上，他提到，从文明伊始的数千年以来，阿姆河盆地和印度河盆地之间的旅人，都要经过巴米扬，不仅途经巴米扬，还要在这里修整数天、数周或者数月，直到体力恢复才踏上第二段旅程。佛教穿越兴都库什山进入东亚以后，虔诚的信徒们自然会前来朝拜巴米扬，并在岩壁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大约11个世纪以前，佛教就在巴米扬消失了，但是佛教信仰带来的平和依然统治这里。如果你在月夜俯瞰整座峡谷，就能感到这种平和。平和的白杨林闪着银光，平和的佛像和洞窟投下片片阴影。当你凝视这里，佛教的平和也会慢慢降临在你躁动的西方灵魂上。

汤因比建议，如果要重绘传统交通路线图，就必须忽略现代公路图，因为现代交通适配汽车，古代交通适配人畜，而文明痕迹都在古道。所以，对于在阿富汗的历史学家而言，当个徒步旅人才是明智的开始。

实际上，看完汤因比的这部游记，任何一名历史爱好者，谁能按捺得住蠢蠢欲动的心思，谁又不百感交集？

翻书

智商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税种

■ 孙欣祺

有一天，一个陌生人在街头找你搭讪。他说，“你对我有信心吗？能不能把你的手表给我，明天还给你？”

面对此类低级骗术，很多人会脱口而出“有空”。然而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纽约街头，人称“自信之人”(confidence man)的威廉·汤普森就曾凭着儒雅的外表、体面的服饰、真诚的眼神骗取了不少智商税。

在21世纪的今天，“威廉·汤普森式”的骗子依然活跃。比如近日走红网络的某“人类高质量男性”，他梳着油头、化着白面妆、涂着腮红，顶着“精英光环”在社交媒体上组建高价粉丝群。结果也在意料之中，很快遭到了网民的唾弃。

如果你认为170年太短，短到不足以淘汰智商税，那你就错了。伊恩·塔特索尔和彼得·内夫罗蒙特在《有诈：5000年来的谎言、伪造与谣传》中指出，“人之轻信易骗是恒常的，但它的表现方式却随着每一代人的恐惧、抱负以及世界观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只要人类和语言存在，欺骗和谎言就存在。从早期文明的“世界末日”预言到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两位作者选取了贯穿古今的50个片段，向读者展示了谎言在有意无意间对人类产生的娱乐效果或负面影响。

威廉·汤普森被捕50年后，同样



《有诈：5000年来的谎言、伪造与谣传》 [美] 伊恩·塔特索尔、彼得·内夫罗蒙特著 王寅军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版

在美国纽约，一位名叫威廉·米勒的茶叶公司簿记员成为了第二代“自信之人”。他说服圣经班上的三个学生投资他所谓的基金，并向他们承诺每周10% (折合每年520%) 的丰厚回报。米勒的财主之道很简单：“把他从新

投资者那里得到的钱，支付给老的投资人作为每周10%的收益。没有一分钱被用于合法的投资。”(第142页)此后，“骗局像野火般迅速蔓延，警察、消防员、纽约城及更远方的小商人纷至沓来。”(第141页)雪球越来越大，参与者越来越多，随着政策收紧，资金链终于断了，米勒的财富神话成为泡影。

米勒被抓了，他的生财逻辑却被更会说谎的“华尔街精英”——伯尼·麦道夫继承了下来。这位曾经的金融界经纪、证券公司创始人、纳斯达克主席亲手编织了震惊天下的650亿美元“庞氏骗局”。

其实，无论是早期的米勒还是巅峰期的麦道夫，无论以投资基金还是证券交易为名，其收割智商税的逻辑都可以用一句中国俗语概括——拆东墙，补西墙。但从米勒到麦道夫，骗局规模大幅扩张，受骗人数急剧增长，这不仅因为后者丰富的金融知识让他得以编织更大胆的谎言，还因为当代金融工具与配套监管的发展不同步在客观上造成更大的漏洞，让欺诈行为的接触面、影响力迅速放大。

无独有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媒体技术的发展也让另类智商税呈现出更快、更广的演变趋势。1969年，人类实现首次登月后，有两种阴谋论在美

国社会上盛行：一是NASA根本没有登月，“登陆场景由美国政府在好莱坞电影工作室设置拍摄，目的是在太空竞赛中领先俄罗斯一步”(第207页)；二是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确实登月，但“他们在月球上看到一副人类骨架，身着格子衬衫和蓝色牛仔裤，周边有赤脚的印子。”(第207页)

第一则谣言很快被NASA科学家否定，但第二则谣言却神奇地流传了下来。根据消息源《世界新闻周刊》的报道，“中国天体物理学家康茂虎”声称NASA雪藏了这一发现，但他本人却通过秘密渠道掌握了一张“实锤”照片。尽管美国有关方面对此作出澄清，但对于笃信阴谋论的受众来说，解释就等于掩饰。直到21世纪的头十年，依然有美国网友在不知名论坛里惦记着“康茂虎教授”的近况。事实上，这就是个虚构人物。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小报的“独家爆料”极具迷惑性，一方面因为受众无法通过获取更多信息进行判断；另一方面因为官方机构难以通过传统媒体将声音及时传播到社会的角落。于是在互联网时代，有关登月的种种不靠谱谣言旋即不攻自破，只有少数坚定的怀疑论者依然充耳不闻。

然而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后，谣言披上了新的外衣。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

间，“据称希拉里·克林顿和其竞选主席约翰·波德斯塔在华盛顿的一家比萨店经营着非法团伙，最终一个真正的枪手出现在餐厅并进行无差别射击。”(第255页)这个荒诞的谣言在美国社交媒体上一度疯狂传播，尽管《纽约时报》发声辟谣，却依然无法阻止假新闻的发酵。

对此，伊恩·塔特索尔和彼得·内夫罗蒙特认为，在社交媒体时代，“每当有一个公众转向信任、传播谣言，我们对真相的合力掌控就会溜走一点点。而当不信任来自顶层时，这种下滑更让人警惕。”(第256页)当这种不信任感加剧，阴谋论等智商税新税种就重新占领高地，“比萨门”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合理的存在。

当然，对于从古至今种种叹为观止的智商税案例，我们也不能以事后诸葛亮

水墨余韵 物哀悲愁

■ 乐丽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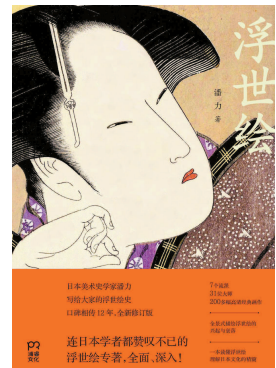
一生痴绝处，游梦到京都。提及一衣带水的日本的文化艺术，人们总不免津津乐道于“浮世绘”里的活色生香和浮华人生。其实，浮世绘不仅是日本独具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重点还在于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幅生机盎然的世俗生活画卷。《浮世绘》就拒绝了一幅高冷且遗世独立的阅读姿态，全景式再现了浮世绘的前世今生及名作大咖。日本国际浮世绘学会理事长小林忠教授称之为“中国第一部全面、深入研究浮世绘的著作”。

从《浮世绘》连接日本生活。从17世纪末开始，日本文化中心从古老的京都逐渐转移到幕府所在地江户，日本美术的特征亦自崇尚图案化的装饰意匠演化为以市井为舞台、以民生百态为题材的风俗描绘，浮世绘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江户时代，民族经济和文化得以空前繁荣，浮世绘描绘的正是这一时期普通百姓寻常巷陌的日常生活和民俗风情，鲜活地表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百态和流行时尚。出现于1630年(宽永七年)间的《歌舞伎草子绘卷》的《吟闲集》中有诗，大意是：“浮世不过梦一场，何必如此认真，还是将眼前美好的瞬间化作永远的记忆吧。”诗歌反映出当时日本人普遍的精神状态，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风俗画应运而生。日本的市井到底有着怎样的风华？水墨余韵，又藏着怎样的物哀悲愁？在《浮世绘》一书里，作者援引了一幅17世纪前期的《洛中洛外图屏风》(舟木家藏本)，屏风详细描绘了京都市区的景象，生动穿插民生百态包括诸色人等，“如同战乱的黑暗中耀眼的宝石箱”，是涂抹在“梦之浮世”上的一笔重彩，为后来浮世绘的出现拉开了序幕。

从《浮世绘》窥见日本历史。长时间阅读一本正统的《日本史》总让人觉得有些乏味。这部《浮世绘》可以说是一部日本江户时代的图史，图文并茂的方式正满足了当下小猪佩奇式的“社会人”的阅读旨趣。在日本发展史中，“宽政改革”“源平合战”“明治维新”等历史事件，在浮世绘所描绘的主题、服饰、风物甚至画面样式的流变等，无一不是历史进程的对应物。“文明开化绘”上的蒸汽火车、铁路、西式建筑等近代产品的出现，在《浮世绘》的画面上尽可一一辨析。当日本美术“漂洋过海”，浮世绘传至欧洲，所到之处皆引起轩然大波，从“日本趣味”到“日本主义”热潮，依据作品样式及历史内容串联起的日本文化史、经济史、外交交流史等，在《浮世绘》中更全面地反映出日本艺术的国际影响力。毫无疑问，图文述史的方式要比严肃的日本史著作更加符合大众语境的审美趣味，这也是潘力修订版的价值所在。

从《浮世绘》通往日本艺术。尽管浮世绘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大和民族的“古老的甚至原始的社会结构与品性”以及普遍流露的“物哀”情绪、强烈的生命意识，却是潜在在浮世绘里最深刻的文化基因。正因为如此，铃木春信将逸士胸怀化成儿女风月，用丝绵比喻为雪；即便是歌川国芳塑造的魑魅魍魉也弥漫着森森的鬼怪邪气与媚气，从而呈现出丰富的质感。浮世绘的造型语言兼具中国绘画和西方美术的混合特征，强调线条的表现力和色彩的装饰性，在叙事性方面既可以看到散点透视画面的恢弘气势，也可以捕捉到西洋绘画的光影表现和焦点透视技法的运用。作者在篇末说道，如果没有浮世绘的出现，日本美术无疑将大为逊色。浮世绘充分体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理念，使其在世界美术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作者系艺术学博士、上海美术学院史论系讲师)



《浮世绘》 潘力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2020年10月版